

雅淡情濃一看〈山莊日記〉

楊永漢校長

區焯文導演的電影，能掌握到從平淡的對話或小動作中，帶出背後的笑與淚，已至得心應手的地步，不著痕跡，令人在微笑中流下淚來。〈山莊日記〉就顯示出區導演在這方面的功力與才華。

電影以三個殘障人士的獨立故事串連一起，展示出不同環境與際遇的心理狀態與困擾。啟峰是輕度智障，生活在自己的世界，受到母親的照顧與愛護。啟峰的小動作，其實充滿天真無邪，隨心而發。他亦深切知道母親是的愛護與憐惜，故無論母親如何發脾氣，都只是報以微笑。但不要忘記，啟峰是盡量符合母親的要求，拚命學習賣雜貨。觸筆輕描淡寫，已能催人淚腺。還有「事頭婆」在旁經常說是時候放手了，可以的話，會給啟峰報酬，但試問母親如何可放手呢？飾演母親的演員，非常出色，表達愛護兒子的情態、動作、眼神，眉宇間的憐愛與擔憂，那種自然流暢，令人難以忘懷。啟峰喜歡巴士模型，喜歡「玩水」，可以弄到家中環境一團糟，母親仍然忍耐著。可是，當發現自己可能患上絕症後，立即想到兒子的未來，究竟如何是好？

導演在描畫照顧者方面，不忍下手。筆者曾是社工，知道照顧者的無奈與絕望，隨時崩潰放棄。在此情節下，導演只模擬了一幕母親想殺死啟峰的鏡頭，不是付諸實行，也不是真實情境。其實以電影而言，此環節可以是全劇的賣點，或成為社會上的討論點。正如題目說「雅淡情濃」，導演不願，或者是不忍，將悲劇展現出來。但這些悲劇卻不斷發生在我們身旁。我想導演是相信，人，總是有希望的，這點令我看到導演的善性。母親跑離山莊的一幕，啟峰的茫然與無助，足以令人難受。結局也給觀眾一點安慰，啟峰可獨立賣雜貨。

家權有自己的世界，有基本的禮貌，懂得音樂，劇情沒有交代他的自理能力。但是，父母就是擔心自己過世後，沒有人照顧家權。父親明哥多方委托介紹「好女人」給家權，希望結婚後能照顧他。原來家權已有心儀的女子，同在餐廳工作的婷婷。兩人的戀愛若隱若現，似有還無，互試心事。最後家權「大膽」讓父母知道自己正在戀愛，明哥當然反對，因為他希望有一位正常智商的女子照顧自己兒子下半世，不惜將家產傳給對方。導演也沒有著意述說父母親的愛是如何偉大，只強調擔心與如何安排婚事。背後的訊息是：自己死去，我們的孩子怎算？父母擔心之情洋溢畫面。如果觀眾看得透，就感覺到父母的矛

盾與擔憂。

「家權最後與婷婷約會，任何愛情片都是俊男美女，盪氣迴腸。這次的愛情故事，是兩個平凡而真摯的戀人，毫無機心，互相愛護的故事。」

舞台劇演員 Henry 為演好殘障的角色，探訪自己坐在輪椅，不能自理的弟弟阿聲，希望從中學到如何演繹好角色。原來 Henry 一年沒有探望過弟弟，也不知道弟弟每日是如何生活。經過兩人相處，Henry 找回與家人的感情。阿聲亦將多年前受欺凌的事，向欺凌者討回公道。影片描述 Henry 如何模仿阿聲、日常生活與動作。最感人是用口去繪畫，極艱難的情況也要克服。一般人的心態是自己家中的殘障人士，最好其他人照顧。此故事十分強調，不放棄自己的是父母。曾經看過一齣時事紀錄片，七八個兄弟姊妹移民，就是沒有一個願意帶著智障的妹妹移民，任她獨自留在香港。這實況劇，震動了筆者的神經，久久不能平息。那智障女孩望著家人的眼神，仍留在我腦內，縈繞不去。

都說區導演在影片內處處留情，不刻意催淚，不強烈刻畫不幸。正如影片的宣傳說「不求同情，不要憐憫」，相信做到了。除了主角外，還有其他演員，演出了應有的神髓，偷吃了糯米糍，死口不認，但嘴角上還殘留糯米糍的粉、「事頭婆」的好言相勸等都令人會心微笑，及人間有情。

《山莊日記》不是一杯烈酒，不會令你激動，卻像清幽的一角香檳，喝後無刺悠揚，韻味流連。